

□余公

都市慢生活

凤凰山

巴山夜雨

07

2022年12月30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主 编:郝 良
□编 辑:郝富成
□美 编:王万礼

小寒小寒

□郭发仔



小寒

冬至大如年,热闹劲还在嘴上挂着,天气突然就冷了。在路上走着,风蹑手蹑脚一路尾随,带着刀片,从脸上滑过,从耳坠子上滑过,生疼。

小寒的寒,也是寒,不过是耍了小性子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冬至的微温慢吞吞的,少了后劲。小寒实在憋不住,使劲一摆手,北边的冷空气鱼贯而下,气温从断崖落下一般,冷得令人猝不及防。

其实,小寒并不太冷,只是来得有些突兀,仿佛给人暖和的脖子里塞了一把雪,是节气里的小俏皮。不止如此,小寒的寒全凭兴致。在北方,“小寒胜大寒,常见不稀罕”。北方的小寒是个急性子,一点不含糊,雪下得毫无节制,呼啦啦的干风里下着冰刀,吐把口水,在半道就被寒成了冰碴子。北方的小寒,竭尽所能,寒得乱了规矩,把大寒盖了去,弄得大寒只好意思一下,表示曾经来过。南方人温婉,一丁点儿冷就怕得牙齿咯咯打颤。小寒到了南方,似乎也得了南方的水色,冰面厉色的脸上松弛下来,皮肉里带着轻微的笑。小寒之寒,先把土地冻住,赶走了出来寻

食的小雀、田鼠、虫豸,扬手撒一层硬白的霜花,动作轻盈熟稔,仿佛村中勤勉的农妇,悉心将一畦萝卜、白菜种下。那些尚未枯黄的青草儿,被做成节气里的琥珀,硬气里藏着弹性,一脚下去,吱嘎吱嘎,有节气里的骨感。小寒的霜气进了菜园子,白菜、菠菜、菜苔多了硬气,摘下来的脆响落在唇齿间,有霜寒的清爽,有寒露的的津甜,那是人间天然的烟火味道。

在大部分地区,小寒是来收拾局面的。城里乡下,昨日树木还在勉强擎着半树枯黄。小寒一来,便丢了最后一点精神,无趣地将最后一片枯叶落下,光秃秃的树枝举过头顶,像一个诚心认错的孩童。小寒跳进河渠,水里多了寒气,变得厚重而沉稳,一股股,一汪汪,不声不响流向远方,小心翼翼如端了玉瓶儿。小寒立在大地上,无形无声,世界安静得有些肃然,就连一直四处溜达的野猫儿,也在草丛里立直了身子,支起耳朵。一动不动,似乎在察觉小寒的细微动向。

古人将小寒分为三候:“一候雁北乡,二候鹊始巢,三候雉始鸣。”如今物候已非古人所归纳的那般典型,农人在每个节气里都有田地里的安排。北方大多歇冬,一家人围在热炕头,男人一盘花生米、二两烧酒,妇女盘了腿、挑了毛线,眼色全在夫家身上,手里的针线活儿丝毫不耽误。也不尽然,天气稍好,会清理菜窖,将一大车的大白菜整理好;到猪圈牛圈里,撒一把干草,积攒粪肥。南方小寒少雨,给小麦、油菜追施冬肥正好。若是晴日,套了水鞋水衣,将田间地头的沟渠疏浚一番,确保开春灌溉通畅。

小寒有点寒,却不耽误民间对节气的敬重。北方到了农历十二月八日要过腊八节。“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喝腊八粥、泡醋八蒜,祈求丰收和吉祥。在广州等热带地区,小寒当天早上要吃糯米饭。糯米饭里有讲究,会配上炒香的“腊味”,添加香菜、葱花等。多料的糯米饭一来可以御寒,二来增加食欲,是一道独特的地方美食。

小寒时节,民间还有“数着九九过寒冬”的习俗:“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犁牛遍地走。”数九歌一直在各地口耳相传,蕴含了民间对节气和历法的理解和领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不过,今人大多过于依赖网络和手机,在烤火器和空调的熏制下,没几人会记得数九歌,也忘了小寒的寒了。

夜雨一丝丝编织池塘的梦

我痴迷的目光穿越巴山

将唐朝的典故细心拆解

仿佛鉴赏祖传的古玩

古朴典雅露出水面

莲蓬,通体散发碧玉莹光

活像一柄中国如意

都市区融入生态田园回归自然

鱼的鳍进化为羽翼

莲藕生长乡愁的根

一幅湿淋淋的水墨画

浸透砣城百馆岁月纵深

青蛙举着莲蓬在夏夜说唱

芸芸众生山清水秀

我恍惚一粒如意中复苏的莲子

温泉谷

缙云山没有边界

我误入这座都市后花园

一片片安静的绿

从嫩芽里睁开眼

我蹲在杜鹃的花蕊间

鸟瞰一座金刚碑上的城池

寒冬时节叶落了

候鸟飞走了

缙云山用巨大的空

包容八方,包容四季

风景冻结成另一种风景

嘉陵江表达某种可能性

一池温泉内心涌动

世间万物从此补充能量

农用车进城

农用车进城

这是一生最重要最荣耀的事情

腿脚和身子必须洗干净

用最新鲜的蔬菜瓜果细心打扮

必须掐算好时间

从黄昏出发才能在黎明前回来

他走上了绿色通道

他进入了一座空城

所有街道都清扫得像镜子

所有路灯都明亮得像太阳

那一条条金黄色镶边的街道上

没有行人与交警,没有拥堵

农用车轻脚轻手通过

独自享受这座城市的最高礼遇

他不敢相信在光怪陆离的梦中

他会成为童话中的王子

竹外一枝斜更好

□路来森

视,又像是一份问候,叫人油然而生一份亲切。

“斜更好”,对之理解最深刻的,似乎莫过于中国的传统画家。

中国传统画家,画花木,喜欢画“折枝”,而所画“折枝”,很少不是倾斜而出的。要么,从画纸的一边,斜伸而出,枝头或垂或耸,虽属折枝,却能叫人隐隐觉得一树繁花,就在身旁;要么,从画纸上上面的一角,斜垂而下,花枝沉沉,花朵繁密,见得出花开开繁茂和绚烂;又或者,从画纸下方的任何一角,斜斜伸出,仿佛不经意间,一枝花就旁逸斜出了。

我们不妨称此种美,为“斜之美”。那么,何以会如此呢?

大概,折枝画,除了观赏“一枝”之美外,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以点带面,或者不妨叫“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一枝,给观者以联想,想到“一树”,乃至于一丛“一片”的花。故尔,折枝画,就很少在画纸中间单独画一枝的,因为单独一枝,无

所依托,就失去了给人的那份联想力;也很少,从画纸底部中间,单独画出一枝,挺然而上的,因为若然如此,“折枝”便显得突兀、僵硬,生气不足,美感亦不足。

再者,“折枝”倾斜,也更符合树枝生长的自然本性,看一下,有几根树枝,是真正笔直向上生长的?

所以说,“折枝”,倾斜更好。一倾斜,就有了联想的空间,一倾斜,就美姿翩翩,那份秀逸之美,即得到了更充分地辉映。

从前,居住乡间,夏夜睡觉,总是门窗大开。

有时候,夜半醒来,蓦然间,床头月辉氤氲一片,于是,顺着月光望向窗外:半月如钩,恰好斜斜地挂在西天上。视线拉近,拉到窗前的那棵石榴树上,但见树顶叶片上,光滑的月光,如水般流淌,明净而亮洁。于是惊讶,于是欣悦,于是难以再次入眠。

睡不着,就静静地望月,感觉那个夏

夜的半月,恰如一位情人,正含情脉脉地对视着你,千言万语,都在心中,在心中默默倾诉。

眯眯眼,那月,仿佛正缓缓走近,最终,像一片芳心,挂在窗前,与你窃窃私语。

若干年后,读诗,读到元人张雨的一首竹枝词,题曰《遵道竹枝》:“笋笕谷口白云生,云里琅玕万玉声。惊破幽人春枕梦,一窗斜月半梢横。”

感觉那“一窗斜月半梢横”,真是契合吾心。

月辉普照,汪洋似水,浩瀚而大气,自是一种美;而斜月一窗,横挂树梢,也不失为一种美,而且,此等斜月,似乎,更有一份婉约的情怀,此种美,更容易为寻常人所接受。

因为,月,一倾斜,就别具一番美:它小巧,它熨帖,它随性,它进入寻常百姓家,更具一种百姓情怀。

生活告诉我们:从审美的角度看,也许“斜更好”。

龚自珍《病梅馆记》,托物言志,批评“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审美观,当然,龚自珍是以之比喻培养人才,但若就盆景审美而言,“曲、欹、疏”的审美观,却并非不好。

挺拔俊逸,是一种美;旁逸斜出,也是一种美。美,可以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有时候,“倾斜”,也许更好,更美。

苏轼诗中写梅花,喜欢与竹子搭配,如他写西湖梅花的《和秦太虚梅花》:“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醒处,点缀裙腰纷不扫。”

江边,梅花千树万树,争相开放;梅林旁边,是竹林一片,蓦然间,就看到竹林边,一枝梅花,斜斜伸出,伸出竹林之外。梅红(白)竹绿,碧海一般的竹林,一枝斜出的红梅,该是给人一份怎样的惊艳啊。

“斜更好”,就在于它的突兀,就在于它给人的那份蓦然的惊喜。像是一种窺